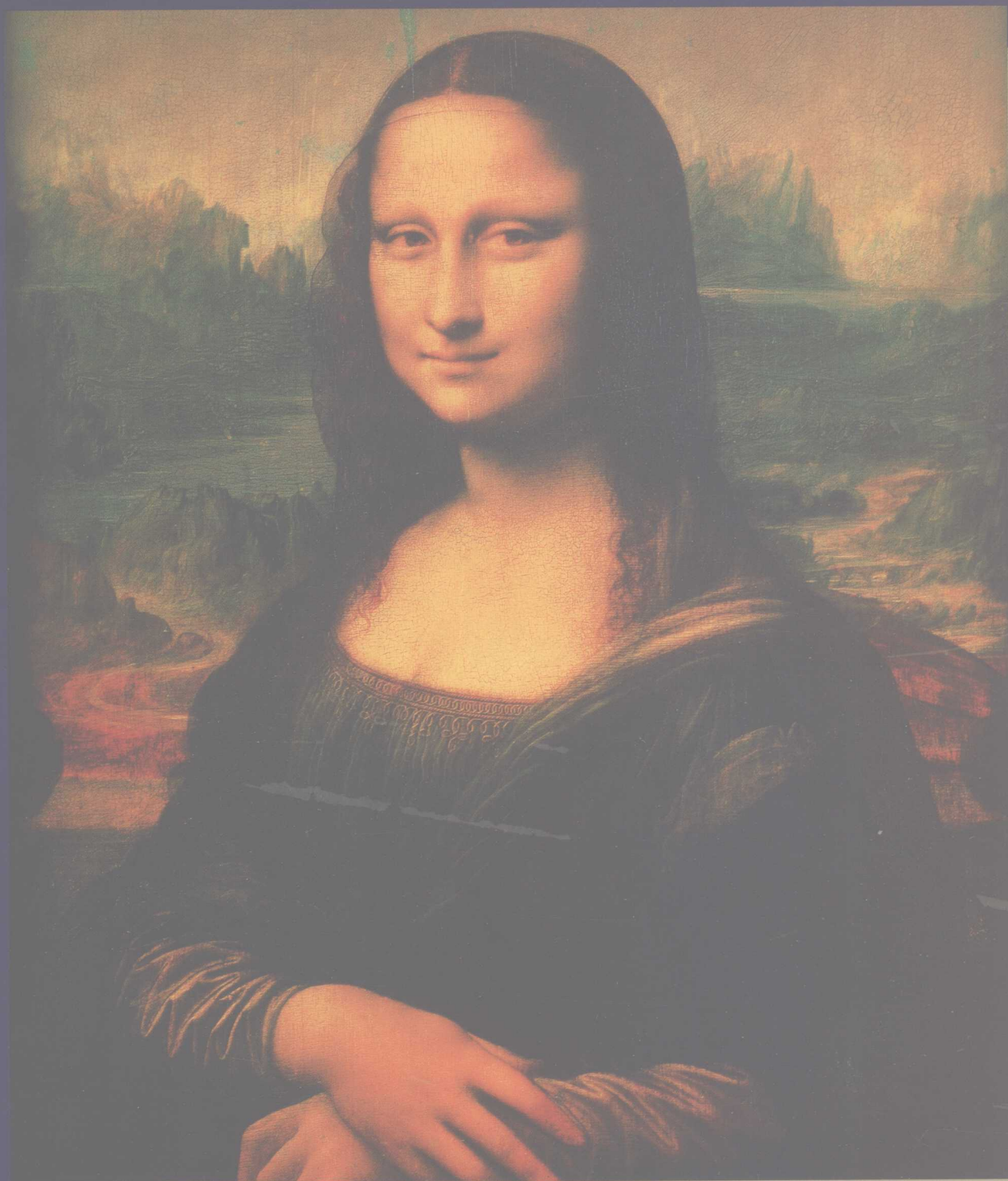


罗浮宫

(一)

西方绘画艺术典藏



山东美术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西方绘画艺术典藏

罗浮宫

编著 劳伦斯·葛雯(Lawrence Gowing)

序文 米切尔·拉克洛特(Michel Laclotte)

主 编 刘振清 赵镇琬 李 新

责任编辑 刘海栖 姜衍波

总 审 订 朱 铭

设 计 王 恺

山东美术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罗浮宫——西方绘画艺术典藏

编者的话

巴黎市内塞纳河畔的罗浮宫一直为世人所瞩目,这座建于12世纪的古老的皇家城堡,如今是法国国家博物馆和艺术品陈列馆。得益于法兰西优秀的文化传统,经过历代王公贵胄的精心搜罗,藏于该馆的文物数量繁多、精品荟萃,使其成为整个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座重要的艺术殿堂。尤其在绘画收藏方面,罗浮宫无疑以其非凡的魅力而在当今之世傲视同侪。这里的绘画收藏历史起于文艺复兴,上承古希腊,直至印象派作品。覆盖的地域遍及整个欧洲,又涵盖埃及、西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画风各异,群星璀璨——达·文西、拉斐尔、林布兰特、大卫、德拉克罗瓦、哥雅、安格尔、康斯泰勃、泰纳、鲁本斯、提香……他们的画作每一幅都可称之为世界美术史上的山峰。当人们在罗浮宫的穹顶下仰视这些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峰峦时,能不油然而生出踏进圣殿的敬畏和喜悦吗?

能亲自踏进罗浮宫的人在我国毕竟是少数,通过其他媒介欣赏这类艺术品,由于种种局限,意犹未尽者居多。特别是那些从事绘画创作和专业研究的人士以及有所志向的学子们,更苛求复制品的质量和介绍的系统性及权威性。鉴于此,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和准备,在海内外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编辑出版了这套巨型画册,以期弥补以往的缺憾。

本画册共搜集罗浮宫博物馆藏画中的经典佳作800余幅,全部图片均由该馆直接提供,世界著名艺术评论家、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劳伦斯·葛雯(Lowrence Cowing)先生用优美的文字、准确的评介使本书在经典性、权威性之外又增添了幽雅和情趣。由于本书具有详实的背景材料,对各种画派的风格形成、代表人物、沿革历史以及每位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创作手法和重要绘画作品的艺术分析都有生动准确的文字说明,所有作品还附有创作年代,原作尺寸,使用材料,作画地点乃至收藏轨迹的资料,这些细致入微的编排实际上使这部画册成为大百科样式的工具书。

我们把编辑出版这部画册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印制工作全部由世界著名的日本TOPPAN PRING CO集团精印,这在中国大陆也是首次。总之,我们力图系统地向我国读者展示世界文化宝库中完美的精品,使他们的阅读欣赏轨迹与世界同步,由此产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与艺术巅峰比肩的巨人。

我们期待着。

山东美术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1995.11.8

目 录

序文	罗浮宫：从王宫到博物馆	米切尔·拉克洛特	6
	罗浮宫收藏史		12
(一)	第一章：1250~1500 年		23
	第二章：1500~1600 年		169
(二)	第三章：1600~1700 年		273
(三)	第四章：1700~1850 年		481
	名词解释		674
	索引		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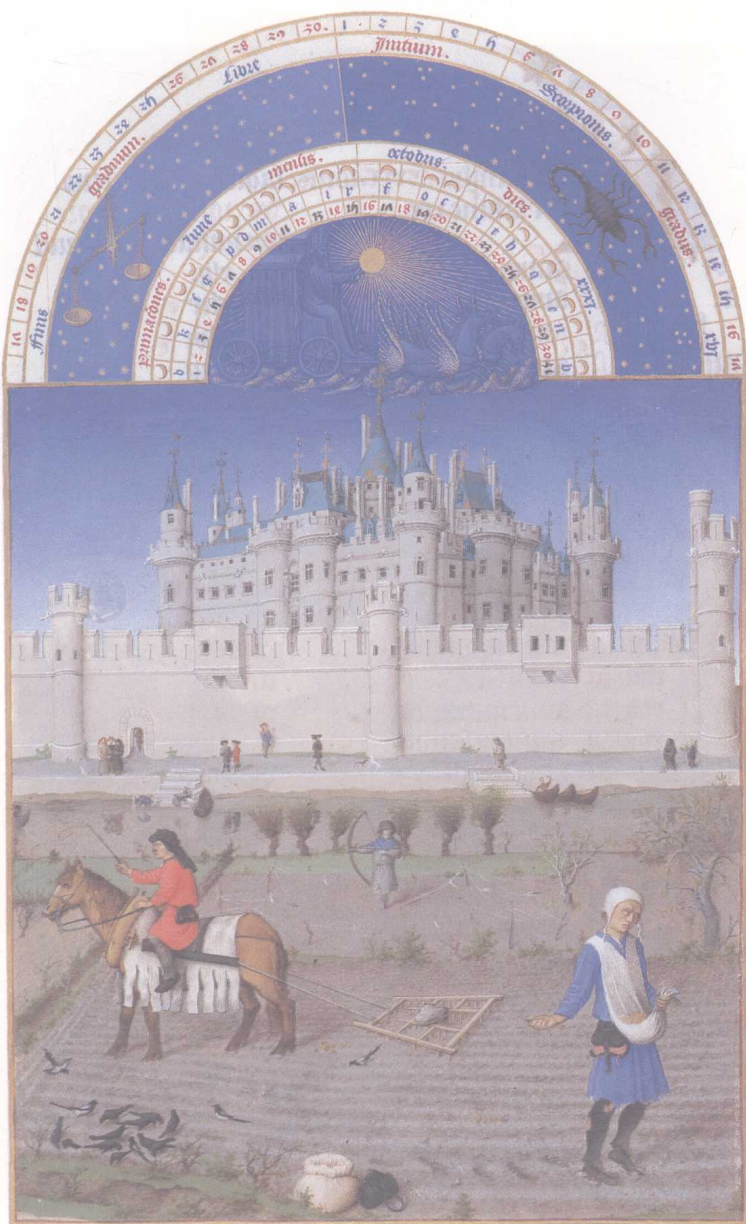
罗浮宫：从王宫到博物馆

经多年的扩建后，包括目前仍为财政部所在地的北翼楼房，整个罗浮宫即将作为博物馆之用。在其长久的历史中，罗浮宫的新纪元即将展开。罗浮宫中丰富的收藏品将完全重新规划。在拿破仑庭院(Cour Napoléon)下方开辟的广大地下空间，将提供极庞大的接待区域，上面连接的是贝聿铭(I. M. Pei)早已驰名世界的玻璃金字塔。而另一个大中庭——正方庭院(Cour Carrée)——的下方，是第一个皇家古堡的地基，现在已被挖掘出来，且依然保存完整未损，令人印象深刻。如今我们仍能看到13世纪初期由菲利普·奥古斯特(Philippe Auguste r. 国王，1180—1223年)所建造，并由查理五世(Charles V, r. 国王，1364—1380年)加以现代化的原有堡垒；在这中央集权的有力象征中，世界最大的宫殿复合建筑——罗浮，逐渐发展起来。

这栋建筑物的第一次扩建，始于法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r. 国王，1515—1547年)。虽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他存放绘画收藏品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但是法朗索瓦一世想将他在巴黎的住所改建为一座“欢乐宫”(pleasure palace)。他在1528年将13世纪原有的城堡主楼(donjon)夷为平地。这栋建筑物的基本设计(四翼围绕着一个正方形中庭)仍维持不变，但是他将中古时期的建筑变成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宫殿。首先由皮耶尔·雷斯科(Pierre Le-scot)将西翼重建，而尚·古容(Jean Goujon)负责雕刻的细节。精致的建筑物中庭正面和女像柱之厅(Salle des Caryatides)，在1558年首次用以作为玛丽·史都华(Mary Stuart)和王储法朗西结婚仪式的场所；它们成为法朗索瓦一世改建罗浮宫的具体证据，而整个改建工程则在亨利二世(Henri II, 1547—1559年)统治期间完成。南翼在1566年开始以相同风格重建，而且增加了全新的主翼(也就是未来的小画廊—Petite Galerie)，它将王宫向南往塞纳河延伸。在1563年，后来成为摄政女王的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命令奥蒙公爵菲利普(Philibert de l'Orme)，

在罗浮西方500公尺处建第二个王宫，它在城墙之外，属于杜勒里(Tuileries)皇家瓷砖的土地上。

在亨利四世(Henri IV, 1589—1610年)统治期间的大计划(grand dessein)，或者称为伟大的设计，使罗浮宫最后的形状确立下来。亨利四世决定在罗浮和杜勒里之间，沿着塞纳河用河滨画廊(the galerie du bord de l'eau)将两个建筑物衔接成一个宫殿，全长460公尺，正式的名称是大画廊(Grande Galerie)。它的建造由路易·梅特佐(Louis Métezeau)和舍索家族的小雅克·安德鲁耶(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 the Younger)监管。中古的王宫四翼长度加倍，因此使正方形庭院的区域变成四倍。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年)由贾克·勒梅尔西(Jacques Lemer-cie)依循皮耶尔·雷斯科的计划和路易·勒·牟弗(Louis Le Vau)所设计的扩建部分加以建造，形成正方形庭院的四边。规模宏大的计划也涵盖了宫殿的室内装饰。尼可拉·普桑(Nicolas Poussin)这位大画家从罗马受召回国(1641—1642年)，为大画廊的圆拱屋顶作画；如今这件作品已全看不到，而他也从未完成。乔凡尼·法兰切斯科·罗马内利(Giovanni Francesco Romanelli)的湿壁画(一部分印制在356—357页)，在小画廊(1655—1657年)一楼，安·奥吹雪(Anne d'Autriche)的套房天花板上。路易·勒·牟弗在查理·勒·布朗(Charles Le Brun)的绘画和雅克·萨拉尚(Jacques Sarrazin)的雕刻共同协力下，开始阿波罗画廊(Galerie d'Apollon, 1661—1670年)华丽的装饰，它的设计是为了彰显年轻的统治者。大画廊用许多一系列的萨蒙尼希(Savonnerie)地毯重新装修。当时一般认为路易十四曾下令在杜勒里进行大工程，由安德列·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设计花园，为的是使罗浮宫成为他的主要住所。皇家的绘画收藏从枫丹白露迁移到王宫安置。从1667到1670年，勒·牟弗和克劳德·普隆勒(Claude Perrault)建造主建筑的正面，也就是东面，它俯视广大的举行仪式用的广场；君主为建筑物正面选取严格对称的设计



贝利公爵 (the Duc de Berry) 收藏的丰饶时期 (the Très Riches Heures) 中, 作为 10 月份月历背景的中古时期之罗浮宫。[林布鲁克兄弟 (Limbourg Brothers), 约画于 1415 或 1416 年。香提区 (Chantilly), 孔德博物馆 (Musée Condé), G/AR]

—列柱廊 (the Colonnade) 而非吉安罗伦佐·贝尼尼 (Gianlorenzo Bernini) 建议的较具动感的设计。国王的选择常被引用为古典法国拒绝建筑上的巴洛克风格的例证。

1674 年, 路易十四决定在凡尔赛 (Versailles) 建立他正式的住所, 罗浮宫的建筑工程即告终止。有些围绕正方形庭院的侧翼还没有屋瓦; 在列柱廊前方的皇家广场只设计而没有建造; 而阿波罗画廊的装饰, 直至 19 世纪才完成。宫廷一直停留在凡尔赛, 而杜勒里则是国王短暂造访巴黎时的住所, 直到大革命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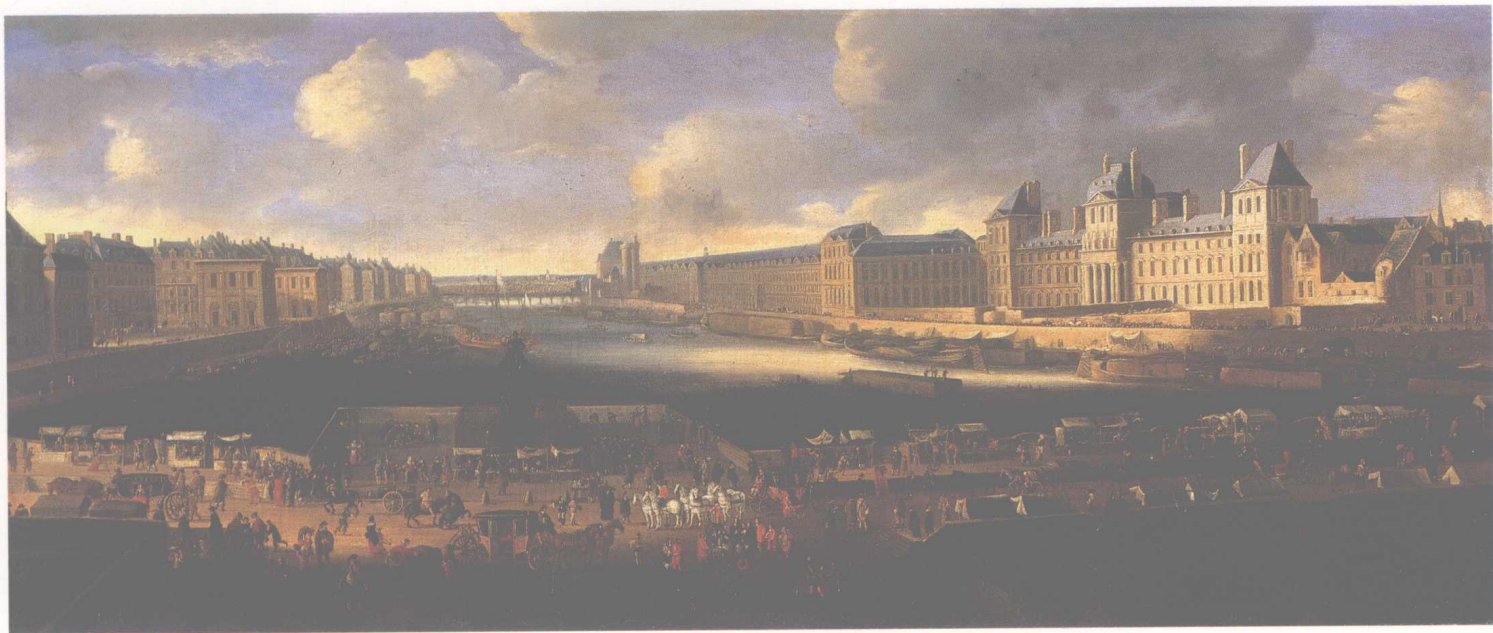
自此罗浮宫不再是君王的象征。无论如何, 18 世纪期间这个弃置的王宫产生了另一个与以前不同, 但同样丰富、重要的象征意义。居住在这个建筑中的, 是许多不同的皇家画院。1699 年, 皇家绘画暨雕刻学院 (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得到路易十四的同意, 使用大画廊公开展出院士的作品, 展出非常成功。从 1725 年开始 (持续到 1848 年), 类似的展出在大画廊底端的大沙龙 (Grand Salon, 也就是方形沙龙 Salon Carré) 中固定举办, 这些展览由此借用了“沙龙”的名称。王宫的职责变成了文化的 (套用现代的名词); 直到 1777 年移交给巴黎残老军人院 (Les Invalides, Hôtel des Invalides) 为止, 法国著名城镇的模型也在大画廊中展示, 而国王的绘画收藏则安置在毗邻的房间。此外, 罗浮宫大量的住宿空间, 提供为许多的画家工作室, 游览的观众和好奇者都来造访。无怪, 在丹尼斯·狄德罗 (Denis Diderot) 的百科全书 (1765 年) 中建议将罗浮宫作为公开展示皇家收藏品之用 (不只是绘画和雕塑, 也有自然历史的遗物、勋章和装饰品以及以前城市的地图), 而且成为学院的永久根据地。罗浮宫变成一个艺术和科学的殿堂, 和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参与者所提出的进步理想相呼应。

早在 1750 年, 类似的舆论压力促使罗浮宫往两个方向发展。在罗浮宫的建筑本身方面, 继续进行破损结构的维修时, 但只限于贾克—安吉·贾伯希耶对俯视正方形庭院的正面结构的维修, 该庭院此时已被部分清除。其次是在列柱廊的前面创建一个平台。此外, 国王的部分从未示人的绘画收藏, 则挂在卢森堡皇宫



1662 年路易十四在“大圆场”(Grande Carrousel)上为法国皇储(the Dauphin)举行生日庆典,并命名为圆广场(the Place du Carrousel)。庆典在杜勒里王宫前举行,而这个宫殿于 1871 年毁

于大火[法兰西学院(French School),17 世纪,亨利·德·古赛依(Henri de Gissey)之后的作品。凡尔赛宫,M V 2130MN]。



有罗浮宫的巴黎景色(View of Paris with the Louvre)。17 世纪从新桥(the Pont—Neuf)上看到河右岸罗浮宫的景色。当时未完成的正方形庭院建筑物距离九孔桥很近,而绵长的大画廊顺流向下

延伸。后来杜勒里王宫就是从大画廊的尽头向陆地扩展。(法兰西学院,MN)

(Palais du Luxembourg)中。

博物馆的概念,基本上是出自安吉维耶伯爵(Comte d'Angiviller)之手,他是路易十四杰出的建筑指导者之一,他推动一个较积极的皇家收藏政策。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改造大画廊,包括高处的照明(首先于 1784 年在方形沙龙中完成),大雕像用以彰显著名的人物,以及引导进入方形沙龙的一个大楼梯。然而大革命还是在殷切等待博物馆开放之前爆发了。当中央艺术博物馆(Muséum Central des Arts)最后终于在 1793 年 8 月 10 日对外开放时,仍用同样破旧、老式的大画廊。起初只简单地修复,最后在第一帝国时期(the First Empire, 1805—1810 年),由查理·柏荷西耶(Charles Percier)和皮耶·枫丹(Pierre Fontaine),依据胡伯·罗伯特(Hubert Robert)的旧计划加以扩大,使用了拱梁及高处照明。在一楼安·奥吹雪家族的居

住空间、女像柱之厅和南翼的正方形庭院,在重新装修后,提供了许多存放古代收藏品的房间。这个时期的罗浮宫是眩目的拿破仑博物馆(Musée Napoléon)之所在,它是 19 世纪其他博物馆的楷模。

更深入大规模的改建,在第一帝国期间进行。正方形庭院的工程完成了;圆场的凯旋门(the 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建造在国王住处杜勒里的入口前面;最重要的是亨利四世时的大计划工程,仍持续建造,向北沿着新的希佛利路(Rue de Rivoli)侧翼,像大画廊一样衔接着杜勒里和罗浮宫。

在波旁王朝复辟(Bourbon Restoration, 1814—1830 年)期间,罗浮宫进入恢复期。1815 年,宫中的许多大师作品送离巴黎,回到它们的家乡。接着是一个活跃而短暂的作品收藏时期,特别针对古代物品、雕塑和艺术品。正方形广场南翼二楼的查理十世博物馆

(Musée Charles X),有着用非常有趣的插图式绘画装饰的天花板,是特别为埃及收藏品而设计的。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1830—1848年)统治期间,只有罕见大规模建筑工程进行,他最大的兴趣是在凡尔赛宫成立法国历史博物馆(Musée de l'histoire de France);其内的西班牙馆(Galerie Espagnole)拥有无与伦比的馆藏,曾在罗浮宫展示,但1848年革命后于伦敦拍卖,这对后来的典藏员而言,是极大的遗憾!

第二共和(the Second Republic, 1848—1852年)和第二帝国(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0年)时期,是热衷于博物馆装修和建筑活动的新时代。1848年罗浮宫被指定为“人民的殿堂”(Palace of the People),而加以修复、重整、完工。杜邦(Duban)完成建筑物正面的部分工程,为方形沙龙和七个烟囱的沙龙(the Salon des Sept Cheminées)建造传世的装饰,并且完成阿波罗画廊的装饰工程,这个画廊中央的部分是由欧根·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所画(1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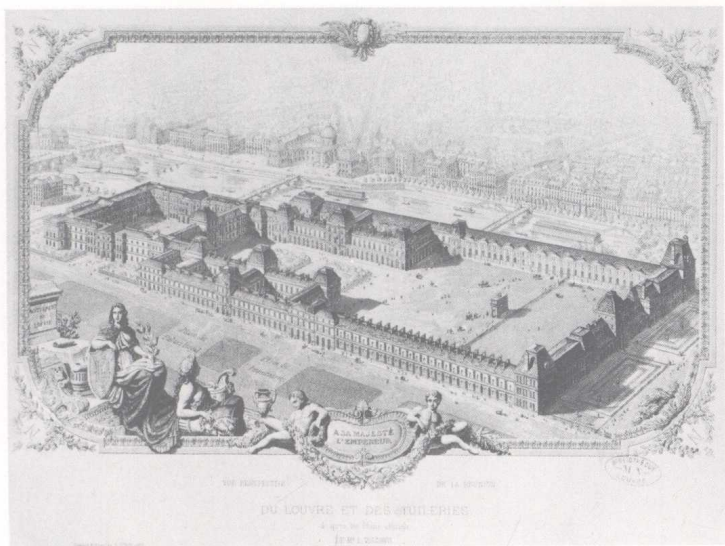
年)。新的侧翼附加在杜勒里宫国王住所中,用以容纳重要政府部门。拿破仑三世对新侧翼的建造计划颇感兴趣,并决定采用路易·维斯康提(Louis Visconti)所提的设计草图,而且成为巴隆·乔治·奥斯曼(Baron Georges Haussmann)巴黎都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代表着对全能国家的再肯定。沿着希佛利路向北的宫殿,由杜勒里宫延伸到正方形庭院的侧翼所环绕,形成一个广大的正方形。内院建造对称的新侧翼,围绕着拿破仑庭院。现在向西延伸到卡胡塞尔庭院(Cour du Carrousel)。

北边新盖的建筑物,是作为法院和行政部门之用。南边为博物馆添加从二楼照明的新画廊,这个工程在维斯康提的监督管理下快速地进行,直到1853年去世之后,由埃克托·勒菲埃尔(Hector Lefuel)接管;国王于1857年为“新罗浮宫”举办开幕典礼。工程持续进行:新建筑物添加博物馆装修的设施;大画廊西边有三分之一损毁的部分予以重建;由尚·巴提斯特·卡波(Jean

帝国统治下在杜勒里王宫附近的圆广场阅兵(A Review Day under the Empire in the Cour du Carrousel near the Tuileries Palace),1810年画。1806年建造于圆广场上的凯旋门,是为了彰

显拿破仑的军事胜利所建的[约瑟夫—路易—希波利特·贝隆涅(Joseph—Louis—Hippolyte Bellangé);背景建筑物:安鲁希恩·多查(Adrien Dauzats),1862年画。罗浮宫,R.F. 60. MN。





罗浮宫城堡原始图,现在只剩下地基,目前的正方形广场所在地,就是它的正方形区域(左边)。罗浮宫和沿河的大画廊平行,而且在拿破仑时期增加许多小庭院。杜勒里王宫在右边。(R. Pfnor,1853年制作之蚀刻版画。罗浮图书馆 Bibliothèque du Louvre),103·MN。

Baptiste Carpeaux)装潢的花神馆(the Pavillon de Flore)则予以重盖。博物馆本身的各个管理部门,也在数量可观的新收藏扩充下,而得以更有秩序地重新安置。

在这个丰富的年代之后接着是灾难。1871年5月,也就是革命政府(the commune)的末期,一场大火横扫杜勒里王宫。相邻的博物馆惊险地逃过一劫。虽然遭肆虐的王宫还可以重建,但是象征着令人厌恶的拿破仑三世的杜勒里,仍在1883年被夷为平地。无论如何,由于杜勒里王宫被拆除,马尔尚馆(the Pavillon de Marsan)和花神馆间才能留下空间,使我们今天能自东向西看到远达凯旋门(the Arc de Triomphe de l'Etoile)的特殊景色。

一旦罗浮宫不再是政治的中心,它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同时改变。在大王宫中的行政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被博物馆接收,以便能继续不断地容纳并展示它丰硕的收藏品:首先是拿破仑三世的国家会议厅(Salles des Etats);然后是马尔尚馆和它的侧翼,在1905年变成装饰艺术博物馆(the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接着是1969年的花神馆。罗浮宫的收藏品不断增加,参观的人数也持续地增长。为回应观赏者的需求,必然要改善收藏品的展示方式和应用博物馆学先进科技。许多重新布置的计划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而最后的步骤,会在占用罗浮宫的财政部(the Ministère des Finances)将房屋归还给博物馆后完成。

简而言之,这就是罗浮宫长达八个世纪建筑史的概要,而最近的这部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进行。总括来说,本书中这些从罗浮宫藏画中所精选出来的作品,是一个真正与众不同的博物馆的构成要素。罗浮宫收藏品在广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在世界上,只有三四个博物馆可与之匹敌,由此可知其重要性。此外,这栋历史性建筑物本身的每一个地方,对于了解一个国家、社会、文化而言,都是绝对必要的。从建筑物外观、各个回廊、装饰或者是使人想起那消逝年代的古老雕刻,处处反映着政治史或建筑史上的重要时刻。此外,亦唤起品味、创造力、情感历史中的时刻——当今的史学家对这些时光,终于学着去欣赏它们。的确,“博物馆”这个曾长期存放在欧洲,但过去只为少数拥有古董珍品的王公贵族所了解的概念,难道不是因这幢建筑物的具体呈现,才使大众对“博物馆”一词有所认知吗?罗浮宫的任何内部整建计划,都必然以深切的敬意来执行——我们如今漫步而过的这些展览室,它们时常改装但极少损坏——也是一代代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体验学习的快乐,有时又体验激烈反感(有多少人高喊“烧了罗浮宫!”)的所在吗?

这篇序言绝非出于沉溺在过去的志得意满——罗浮宫应该能接纳贝聿铭,一如它能接纳德拉克洛瓦。这篇文章是要说明一个公认的独特性,一个必须永远保存的独特性。这种艺术的独特性必须永远保存。

米切尔·拉克洛特

1987年4月

罗浮宫收藏史

在法国,艺术品的收藏被认为是王权的一部分。它和君主体制是无法分割的整体,根本就是帝王的一种娱乐,有如赛马是英国国王的休闲运动一样。收藏是皇上视觉享乐的特权,而在一个还不是国王的统治者的实权,真的能配得上这样的享受之前,他仍可藉由收藏的满足感来感受王者的角色。这可由贝利公爵的例子看出。这位15世纪初期的公爵不仅收藏画作与缙丝,同时也收藏饰有绘画的手抄本。这位公爵在15世纪初期贮存绘画作品和织锦画;他也收藏金碧辉煌的手抄本,例如:《丰富时刻》(Très Riches Heures)便记录了他由他的收藏品中获得的享受。他不只收藏艺术品,也网罗艺术家,用尽所有的诱因以取得想要的物品。他甚至答应要给装饰他的手抄本的波·德·兰布(Pol de Limbourg)一个妻子。公爵的表现是超越法国当时的潮流的,在那个时代只有在意大利,艺术品和艺术家才能获得重要性与地位。受到意大利的影响,位于北边的法国,也开始赋予意大利的艺术品及手工艺技巧相同的荣耀。这些作品起初只是装饰收藏者私人陈列室的古玩珍品,但后来这些意大利艺术品就成为军事冲突的诱因,大家都想要拥有。

文艺复兴盛期(High Renaissance)的绘画作品和它们的复制品很快地来到法国。1507年,雷奥纳多·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为了庆祝路易十二胜利地进入米兰,而设计了凯旋大典,事后他接受皇家的年俸,并受聘为军事工程师。拥有伟大的画作,以及艺术大师本人,路易十二(一般认定是1498—1515年间)的做法是追随了100年前的贝利公爵。

法国文艺复兴(French Renaissance)最著名的形象就是国王本人的形象。法朗索瓦一世(一般认定是1515—1547年间)真是一位全才,他不但是一个赞助者,也是一位将军,他在这两个角色上的成就,足以扮演来自乌尔比诺(Urbino)的费德里哥·达·蒙特菲勒罗公爵(the duke Federiho da Montefeltro)的对手。法朗索瓦一世的个人活力显现在他的宫廷、军队和收藏品的扩充。他是法国国家收藏的创始人,他将这些

物品存放在他枫丹白露的新城堡。他征募意大利艺术家来装饰这座城堡,将这栋带粗野味道的建筑物,变成在意大利之外文艺复兴风格的主要纪念碑。1517年,他将达·文西安置在昂勃兹(Amboise)的附近。达·文西于1519年去世时所有的画作都移转到国王手中,包括我们熟知的肖像画《蒙娜丽莎》(Mona Lisa) [163页]。法兰斯瓦一世收藏中的19幅意大利画作至今仍在罗浮宫。顺应法国环境而画的《未着衣蒙娜丽莎》(现藏于香提区),为法国本土的枫丹白露画派早期主要的画作,即宫廷仕女半身像,提供一个模式。第一张收藏的法国画作是法朗索瓦一世的肖像,我们认为是尚·克鲁也(Jean Clouet)所画。提香(Titian)为国王所画的肖像是依据班维乌托·契里尼(Benvenuto Cellini)所制的徽章画成的,这乃是因北方的君主不直接和画家接触的惯例所致。

以前法国很少有绘画作品,故而法朗索瓦一世特别重视它。枫丹白露宫的收藏是北部欧洲新风格的主要来源;宫中由罗梭·费欧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 1494—1540年)和法兰切斯科·普利马提乔(Francesco Primaticcio, 1504—1570年)所制的泥塑装饰,比以往在意大利做的都更高雅。挂在浴室套房中,用来作为使人放松、沉思的单独画作也是如此。法国从此取得从未失去的领导地位。枫丹白露宫廷的法国艺术,在16世纪后叶拥有自己的主导力,不再依赖国外的影响力,存放在宫中的外国画作不再增加。1527年后,在塞纳河(the Seine)右岸的城堡为成为国王的正式住所而重建。在法朗索瓦一世统治的末期,为了各种国家机构而围绕着巨大中庭增建的建筑物群,其规模之大,已使其他的王宫相形失色,只有梵蒂冈(Vatican)例外,其广阔的特点使它们适合于其他的用途。

枫丹白露宫的收藏是以文艺复兴盛期,在佛罗伦萨(Florence)和罗马(Rome)的天才画家的少量杰作为基础。大多数的作品相较之下不很特殊,但它们的形式特征并不亚于那些杰作。但是法朗索瓦一世拥有画家乔凡尼·沙佛多(Giovanni Savoldo)画的《艺术家自画



1794 至 1796 年间罗浮宫的大画廊(the Grande Galerie at the Louvre between 1794 and 1796)。胡伯·罗勃(Hubert Robert)所画,他设计并画出改善罗浮宫的计划,因此为罗勃任馆长期间的罗浮宫留下正确的图片记载。(罗浮宫,R.F. 1748—36MN)

1825 年 1 月 15 日,查理五世为罗浮宫 1824 年沙龙展展出艺术家颁奖 (Charles X distributing Awards to the Artists Exhibiting at the Salon of 1824 at the Louvre, 15 January 1825)。图中国王将

圣马可 (St. Michael) 勋带颁给雕塑家卡蒂烈耶 (Cartellier)。[法朗索瓦-约瑟夫·艾因 (Francois-Joseph Heim) 画。罗浮宫, INV. 5313(MN)]



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225 页),它和维那托(the Veneto)的传统很不相同,这使我们推想国王的品味不但广泛,而且复杂。沙佛多以不拘泥形式的细腻笔触,来勾勒他融合自乔尔乔尼(Giorgione)镜中意象的绘画主题;其中所反映的不仅是一种新画法,更是一种新的精神。

少数由法朗索瓦·克鲁也(Francois Clouet)和科尔内伊·德·里昂(Corneille de Lyon)所画的橱柜画,是这个时期最有特色的作品,它们后来才成为皇室的收藏品。亨利二世(一般认定为 1547—1559 年间)以位于正方形庭院的建筑物正面,由尚·古容(Jean Goujon)所制作的雕塑,丰富了罗浮宫。这些雕塑以及该世纪中期由皮耶·雷科(Pierre Lescot)所做的女像柱,建立一种强壮而富丽的感觉,后来对此建筑物所做的任何发展都从未逾越此感觉。罗浮宫是唯一由杰出艺术家以有组织的方式充实内部的博物馆:17 世纪的乔凡尼·罗马内利和查理·勒·布朗,后来的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和布拉克(Braque),他们所增添的装饰至今仍保有它们的独特优越性。

1563 年由卡特琳·德·美第奇下令建造的杜勒里王宫最显明的特征,是亨利四世(一般认定为 1589—1610 年间)统治下所增建的大画廊,它沿着河岸将两座宫殿衔接起来,这个大画廊形成后来博物馆的骨干。似乎早在 1608 年,国王就有了让大众欣赏艺术的念头。大画廊的地面层提供给画家、雕刻家和最好的工匠,作为他们的住所和工作室,一直到它变成拿破仑博物馆为止,这种安排持续了有 200 年之久。这显然是为了顺应贵族的需求,“在上流阶层和艺术之间建立关联性”。有些在罗浮宫画室中完成的画作,后来被国王收藏而挂在楼上的大画廊里。

为罗浮宫建树极多的亨利四世在 1610 年遇刺身亡,他在女像柱之厅收殓。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 1573—1642 年)在建筑物上所做的努力如今已经看不到,但她对罗浮宫收藏的深远影响,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君主。她在 1621 年请鲁本斯(Rubens)为卢森堡王宫所画的一系列巨大装饰画,以详述她的一生和财富,画面中暗示着她的自我标榜和自圆其说;这是所有描绘王权图画中最华丽的作品。

这一系列画作现在悬挂于罗浮宫大画廊延伸直线的终点。它们为从文艺复兴流传下来的具象描绘的强大能力,如何受物质化力量的影响做了一个总结。

法国在艺术上的优势是由三位首相主导:黎塞留(Richelieu, 1585—1642 年)、马札亨(Mazarin, 1602—1661 年)和科勒培(Colbert, 1619—1683 年);他们对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后两位都是前人的秘书、代理人和继承者。他们在达成目标和明智地运用权力两项诉求上毫不留情,事实上他们是以一种无私、热烈地全心为主人服务,也就是对法国的完全奉献。他们将统治者的收藏品视为法国想象力的来源。马札亨有贪婪的恶名,但无论他或他们都不只是为个人利益而收藏。黎塞留的庞大收藏品充斥着主教宫(the Palais Cardinal),后来这个宫殿传到路易十三手中,并由他的皇后,奥地利的安公主(Anne of Austria),为她不快乐的亲戚们而装修。收藏品在受到建筑物盛衰影响前已经移到他处。米开朗基罗以源于伊沙贝拉·埃斯特寓言工作室所雕的奴隶和普桑画的酒神节,这些最精致的雕刻和画作,保留给黎塞留在普瓦图(Poitou)重建堂皇壮丽的家族城堡,这些作品现在都在罗浮宫。黎塞留没有看到他的城堡完成就去世了,但是,他首开风气之先,用这些艺术杰作去搭配城堡的华丽,其后,凡尔赛宫亦受此先驱性的品味的影响,而以艺术来成就其惊人的光辉。

马札亨和路易十四(Louis XIV, 一般认定是 1643—1715 年)在同一年各自成为大主教和国王。绘画对马札亨的意义比对黎塞留更重要。如果我们说他天生具有意大利人的贪心,指的是他对艺术价值追求,而国王从他身上学得了相同的理念。马札亨在欧陆(the Continent)到处找寻有关艺术品可能出售的讯息。他和银行家艾伯哈德·约伯克(Eberhard Jabach)的合作,使得查理一世(Charles I)收藏中最精华的部分,从英国来到法国,这些作品约于 1649—1653 年间由共和政体出售,这段时间,也就是马札亨因法国反专制的“投石党”(the Fronde)而流亡的几年。马札亨对收藏的投入,可从他去世前几天,心碎地告别收藏品的著名故事显现出来。当他在 1661 年去世后,路易十四接续马札亨所开始的收藏方式。他用法国国王几乎不再使用的专

制方式统治国家,而且他将赞助变成皇家的特权和责任。从来没有一位君主像他一样熟知当代的艺术家。路易十四为君主政治下的赞助建立原则。他的宽大胸襟可从他慷慨地拒绝接收马札亨所遗留的收藏看出,但是他从中买下部分画作,有拉斐尔、提香和科内乔(Correggio)的作品,他还购买了由汉斯·西巴拉·巴汉(Hans Sebald Beham)所画的《大卫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David, 225 页),更加显示出他的品味的广度。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改变。当时新收藏的作品数量的快速成长,都是这位国王的努力。它们包括当时仍活着的艺术家的作品,如克劳德(Claude)和普桑,并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内收藏了林布朗(Rembrandt)的作品。此外,路易十四对国际性巴洛克风格的喜好,也成为王者气度的一种风格。他把君王扮演得淋漓尽致。他的品味自然地倾向如安东尼·范·代克(Anthony van Dyck)那样的宫廷画家及画风高雅的奉承者,除他之外,路易十四几乎只购买当时的法国画作,这显示他在国家君主的角色中,注入傲慢的新自信。

当科勒培担任财政总监的职务时,他领导法国的财务政策,并且承受凡尔赛宫兴建和罗浮宫改建工程下庞大的支出,国王对迫在眉睫的财务危机深感震惊。王宫和藏品的开销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负担,这种状况和中世纪的大教堂相同(他们的确有相似之处)。国王考虑放弃罗浮宫,而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凡尔赛。但是科勒培则不这么想,他要罗浮宫变成国立博物馆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取得马札亨和约伯克收藏中仍存的画作,并且开始收藏以前不曾考虑的版画。他不惜巨资收购新藏的物品。威尼斯(Venice)的法国大使在当地议会同意下,购买两幅至今仍在罗浮宫的维罗内塞杰作;科勒培差一点就买到的,还有现在伦敦的拉斐尔草图。在 21 年中,皇宫的藏画从 200 幅增加到 2000 幅以上。

此时画家查理·勒·布朗(Charles Le Brun, 1619—1690 年)已经成为皇家绘画及雕刻学院的院长,这是一个专业训练和知识辩论的机构,他也是专为国王制造家具与织锦画的戈布兰工厂的厂长,以及

国王的藏画主管。他和科勒培一起将黎塞留原有的构想加以实践,也就是将大走廊变成画廊,作为训练艺术家和集中散布在各皇宫画作的地方。同时,勒·布朗以堂皇华丽的形式风格,装饰罗浮宫的阿波罗画廊。

在 16 世纪时,枫丹白露宫中的收藏原封不动,用以纪念建立此宫殿的法朗索瓦一世。后来因为套房浴室的状况导致作品状况恶化,所以在 1608 年任命路卡·范·莱登(Lucas van Leiden)的一个孙子作为典藏员。这个任命后来成为世袭的职务,而且当科勒培在 17 世纪后叶将画作移到罗浮宫时,第三任典藏员继承者也跟着到了罗浮宫。

罗浮宫所有的建筑工程在 1674 年全部暂停,自此之后国王的住所就在凡尔赛。但是罗浮宫由皇家收藏变成国家宝库的力量,则继续不断向前推进。根据法国信使(the Mercure de France)这份报纸在 1681 年 12 月 6 日的记载,国王“驾临巴黎,并到老罗浮宫看他的藏画……国王发现每件作品在首席画家(the First Painter)的指导下井然有序。”在说了赞赏的话,并为他的住处选了 15 幅画后,“国王非常满意地离开。”

这是个重要庄严的日子。罗浮宫成为一个公共的国立画廊,唯一的观众是国王本人。两年后科勒培去世而勒·布朗失势,由皮耶·米尼亚(Pierre Mignard, 1612—1695 年)取代他的位置。

继路易十四旺盛的扩展之后,新政权的内敛与吝啬,引起了深切的不满。18 世纪法国绘画的黄金时期并未显现在皇室收藏中,也未被路易十五(Louis XV, 一般认定为 1715—1774 年)所赞助。御书房里的画作被分散到各个皇宫,而大画廊则被法国要塞防守计划占据。当时的人对 17 世纪这个伟大的世纪(Le grand siècle)极有兴趣,但是当时的杰作却因储放不当而蚀坏,虽然历史画是一般评价最高的绘画。而且当时也急需那些 17 世纪的佳作做为范例,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历史画是在日渐式微。很少有人出力去停止正在被分散之中的伟大藏品。他们对分散各处的伟大作品也只稍做保护。

对这种情形的不满偶尔会出现在一些委婉的评